



睡前三小时吃东西,会让人发胖。



送明善远行

□温跃渊

当医生宣布你的呼吸已经停止,我走进了ICU病房,拉着你冰凉的手,望着你平静的脸,泪水夺眶而出,思绪,一下飞到了30多年前。

1983年10月,省作家协会在淮南开“淮河笔会”,我与陈登科等去了谢一矿。当天,我记了很长的日记:“矿长刘明善,50岁,16岁当童工,煤黑子出身。他晓得工人的甘苦。他首先把工人当成弟兄,生活上关心照顾,工作上严格要求。他是煤,他是火。他是能源,他是动力。他用一颗炽热的心,把全矿一万多人都推动起来……纪律严明极了。严明得像是战场打仗。互相之间钉是钉,铆是铆,一点不让,责任分明,一追到底,谁想扯皮也不行。煤炭部部长高扬文说,全国都像谢一矿,我这个煤炭部长就好当了……”后来,我就去写了你搞改革的第一部报告文学,从此与你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你的改革事业中,你历尽坎坎坷坷。

1989年的3月初,你带了十几个人来到被称为“淮南的西伯利亚”的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来开矿了。翻篇吧,一切从零开始,一切从头开始。可那是怎样的一个开始啊!你们来到王集乡政府。这里有两间破旧的房子,边上还有一个农家的猪圈,散发着一股冲人的臊味儿。一拨人马抱了点稻草,从老乡家里租了几十条旧被子,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。万事从头难,难就难在你什么也没有。没钱、没人、没财、没物、任啥也没。你唯一拥有的,是你刚毅的性格,坚定的信念,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。你知道,在我们国家开一座煤矿,至少要几亿、十几亿乃至几十亿的资金。

但你没有。你带领一班人马,以过人的胆略,超常的思维,用改革的思想考虑一切工作,用改革的手段对待一切工作,闯出了全国煤矿基本建设的新路子。你的改革创新受到胡锦涛、李鹏、吴邦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。到1996年,在短短五六年时间里,你大胆改革设计,依靠科技兴企,科学组织施工,激发人才潜能,创建“蓝天、绿地、净土”,建成了速度一流、质量一流、效率一

流,效益一流,高速建成了一座具有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新型矿区。

还记得1997年8月5日在新集开的会吧。安徽省“全省专员、市长会议”在咱们这里召开。省长回良玉率全体副省长、各专区专员、各省市市长以及各部委办主任、厅长参加。上午的议程,回省长报告,汪洋主持,你做重点发言。回省长说,这次会议之所以选在新集开,本身就体现了改革精神。新集是全国煤炭战线的一面旗帜,是改革的典型。他们用改革的精神,仅用6年半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年产660万吨的新型矿区,创出了建设速度快、见效快、增产快、还贷快的全国最好水平,创出了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“新集模式”、“新集速度”……

接着,便是你讲话了。会前,我问你,今天可照讲稿讲?你说,恐怕不能脱稿讲得太多。但即便是照讲稿念,你的发言居然也能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……啊,快20年了,往事如昨。

淮南,是你战斗一辈子的地方。那里,有你熟悉的一草一木,有你太多太多的战友,他们要见你最后一面。走吧,明善,我们连夜送你回去。你曾嘱咐我们,一切从简。一位曾经支持过你的省里的老同志送来一副挽联:

披坚执锐铁骨柔肠卓立铮铮硬汉
苦心孤诣乌金文曲铸就灼灼英姿

明善,还记得高洪波,就是那位写《刘明善传奇》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,你的老朋友,他也即刻给你送上一副挽联,悼念你:

八百米下掘能源乐为人间送大暖
九尺汉子侠肝胆笑别人生无小憾

还有诗人刘祖慈、周志友、评论家唐先田等都给你送来了挽联,我都一一连夜用隶书书写出来,悬挂在灵堂的正上方。你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。明善,你这一辈子太累了。现在,你该休息了。

你的儿子说,爸,下辈子我还要做您的儿子!
倘若真有来世,明善兄,我们还会是挚友……

老胡

□王罗成

上中学那阵,每周末都要骑车40多里往返于学校和家里。因为学校的治安较差,经常发生偷盗现象,父亲让我把自行车寄放在他的好朋友老胡那。每周五下午放学到他那取车,每周日下午去送车。一来二往,渐渐地对老胡熟悉起来。

老胡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,整天闷闷不乐的样子。其实,这也不怪他,换作其他人也会这样。老胡一生未育,中年才娶了媳妇,却是半道夫妻,老婆带了四个“拖油瓶”过来。虽然他在油厂上班,有一份不薄的工资收入,但四个“别人”的孩子吃喝拉撒,也确实让他乐不起来。老胡娶了媳妇后,没有过上称心如意的生活,起居住行,仍然是单身汉时的情形。

记得有一次,我送车过去,老胡客气,留我吃饭,我们两个默默闷头吃。我一时没忍住,笑了起来。老胡尴尬地问我,笑什么?我说,刚想到一个很好玩的笑话。总算遮掩过去。如果当时我说了实话,估计老胡又要暗自伤心一回。

老胡一生节俭,一直住在单位分的宿舍里,一张床,一个锅灶,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,更别说家用电器了。他的“老婆孩子”还有他的亲戚们都以为他一定存了不少

钱,时不时来伸手要钱。为此,他的老婆和侄子们经常为钱的事情争吵不休。这些鸡零狗碎的“新闻”,经常从父母那里听到。每每听到这些,我心里总是很同情老胡。如果老胡没有这份尚算可观的工资收入,这些人还会来找老胡吗?估计连那个半道娶来的老婆也会跑掉的。

有一年回老家,听到了老胡去世的消息,感到有些意外。老胡虽然心情郁闷,但外表看起来,身体还算硬朗,加上工作清闲,也不是很累,应该不会那么早就走了。听母亲讲,老胡走可能与一件事情有关。有一次,老胡在买菜回家的路上捡到一个钱包,里面有几千元钱,这时旁边窜出一个人说,你给我一千元钱,这钱都归你了。老胡老实,没禁得住诱惑,以为天上掉下了馅饼,就从口袋掏出钱给了那人,然后各自回家。谁想,老胡还没到家,被“丢钱”的人追上来,又把钱讨了回来,还威胁老胡要到派出所告他。老胡一生安分守己,也没出过远门,哪经历过这样的骗术。受到惊吓后,老胡的话更少了,不久就生病去世了。

听父母说,老胡生病期间,他的半道老婆和亲生侄子们为了争遗产,斗得很凶,但却没人去真正关心他的死活。祝福老胡一路走好!但愿天堂里没有欺诈和冷漠,他在那里能找到一个温暖的家。

三十年前的“家教”

□霍寿喜

上个星期,我接到江阿姨的电话,她告诉我她的儿子江兵已荣升省XX厅的副厅长。我当然要恭喜要询问,江阿姨笑着说了十几分钟。最后几句话是:“还要感谢你小霍呀(其实现在的我已是老霍了),当年若不是你给江兵恶补数学,他中考肯定会失利,很有可能就考不上名牌大学,也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前程。”

这么一说,我就想起了三十年前的一些往事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中专毕业分配在大别山区某县气象局工作。因为业务能力较强,又懂一点计算机,我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农业气象股股长。当时,农气股只有两人,除我之外,另一位就是40岁出头的江阿姨。她以前是搞资料工作的,悠闲惯了,很不适应新的农气岗位。每次安排她工作,她不是说不会,就是说家里有事,我只好能者多劳。

半年下来,农气股其实就是我一个人撑着,但成绩在全地区各县局排名也不算落后,一些先进、奖励的名额就自然就落到我头上。江阿姨表面上也祝贺我,但心里显然不太快活,最后,她干脆不来办公室上班了。我电话打到她家,她的话就多了,诸如“上有老,下有小”、“家务事太多”、“身体不太好”之类,我只能自认“倒霉”——谁让我摊上这么个年纪较大的部下呢?

当时的县局局长得知我的境遇后,让我耐心做江阿姨的思想工作。说江这个人品格方面并不坏,只是没有工作热情,或者说,工作热情没有被调动起来。局长还提醒我,江的儿子今年上初三了,数学成绩不行,估计很难考上重点高中,要我做思想工作,不妨从帮她的儿子数学开始。

别说,这一招还真灵。每周至少有三个晚上,我都到江阿姨家辅导江兵做数学题。两个月后,江兵数学成绩开始有起色了。我又让江兵多做一些难题,并经常出题考他……半年多的时间,江兵的数学成绩突飞猛进,竟成了班级的“数学尖子”。中考时,江兵的所有科目都发挥较好,其中数学考了97分,顺利考入全地区最好的高中学校——六安一中。

我的努力当然得到了回报。江阿姨的感谢和感动早在孩子中考前,就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来。因为我辅导数学常常弄到深夜,江阿姨在翌日总是提前到办公室,烧水、搞卫生(以前,这都是我的“专利”),去试验田搞农气观测的事,也被江阿姨一人“承包”了。江阿姨还要给我“家教费”,被我坚定地拒绝……

1989年初,我调到父母所在的江南小城,我走后留下的股长空缺,理所当然地被江阿姨填补。而此时,江兵已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大三学生了。

就在接到江阿姨电话的当天晚上,我也接到了江兵(江副厅长)的电话,人家可没有半点官腔,几乎每句话的开头都是“霍老师”,这让我觉得多少有些惭愧……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悠悠往事,总在心头。提起笔,记下那件事、那个人、那段岁月……往事悠悠专版欢迎投稿。我们不要文采斐然,不要辞藻堆砌,更谢绝抄袭;原创的,真实的,都是美好的。提醒: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,包含邮政编码。2015年刊发的文章,没能收到稿酬的,麻烦联系478702039@qq.com。